

陇上学人文存

唐 祈 卷

唐 祈 著 郭国昌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 唐祈卷 / 范鹏, 王福生总主编; 唐祈著; 郭国昌编选.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226-05232-7

I. ①陇… II. ①范… ②王… ③唐… ④郭…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诗歌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C53 ②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7610号

出版人: 王永生
责任编辑: 张菁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唐祈卷

范鹏 王福生 总主编

唐祈 著 郭国昌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7 字数 258 千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978-7-226-05232-7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珺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伟平

主任：连辑 咸辉

副主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鹏

委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珺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伟平
主任：连辑 张广智
副主任：张建昌 范鹏 马成洋
委员：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珺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伟平
主任：连辑 夏红民
副主任：张建昌 范鹏 高志凌
委员：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珺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五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林 铎
主任：梁言顺 夏红民
副主任：张建昌 范 鹏 彭鸿嘉
委员：管钰年 王永生 王福生 朱智文
安文华 马廷旭 王俊莲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珺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 鹏 王福生
副总主编：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六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林 铎
主 任：陈 青
副 主 任：范 鹏 彭鸿嘉 王福生
委 员：管钰年 王永生 朱智文 安文华
马廷旭 王俊莲 王 琦 方忠义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田 澍 刘进军 伏俊琰 张先堂 陈晓龙
李朝东 郝树声 傅德印 程金城 蔡文浩

总 主 编：范 鹏 王福生
副总主编：马廷旭

编辑部主任：董积生 周小鹏
编辑部副主任：赵 敏 胡圣方
学 术 编 辑：丁宏武 丹 曲 王志鹏 艾买提
庆振轩 孙 强 李君才 李瑾瑜
汪受宽 郭国昌

总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唐祈(1920—1990),我国现代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辞书编纂家,“九叶派”成员之一。原名唐克蕃,笔名唐那、唐吉诃等。1920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38年,从江西逃难到父亲工作的兰州。并于当年考入甘肃学院文史系。不久,转考入西北联大历史系。1942年大学毕业后到兰州工专任教,由于从事进步戏剧运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抓捕。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唐祈于1944年离开兰州到重庆、上海等地继续从事诗歌写作活动和民主运动,并于此时奠定了后来作为“九叶派”诗人的基石。

新中国成立后,唐祈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先任《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组长,后任《诗刊》编辑。在1957的整风运动中,唐祈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江西,后任赣南地区作协副主席。改革开放后,主动要求到西部工作。1979年调任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兼任中文系教授,后任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主任、教授。1990年病逝于兰州,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西部诗学:民族、地域和文化的交融

唐祈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诗歌理论的建构者。他的诗歌理论建构主要集中在对西部诗学的思考上。而这一切又是建立在他的西部生活的现实基础上。1938年,在苏州生活了17年的唐祈由于战乱



跟随家人逃离江南来到遥远的大西北。在西北联大求学期间,唐祈多次往返于甘肃、青海一带的游牧民族地区。与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兄弟民族的交往以及陌生的地域、文化给予的惊喜与新鲜,使年轻的诗人唐祈受到激发,写下了大量记录北方少数民族命运际遇和风土人情的诗篇,如《蒙海》《游牧人》《拉伯底》《仓央嘉措的死亡》。这些诗歌以细腻、敏感的笔触记录了辽阔粗犷的西北风情和痛苦无奈的牧民生活,展现出诗人对于当时西部地区独特生命状态和生命体验的心灵认同,真实呈现了一位南方诗人对于北方生活的体验。对于大西北风土人情的深情赞美使唐祈的诗歌独具单纯柔和、清丽新鲜的牧歌意绪。作为一位南方诗人,这种带有陌生和新鲜感的旁观者视角,既细腻敏感,又含蓄深沉,赋予了诗歌一定的张力。唐祈试图通过生活的表象揣摩西北人民的心理,思考西域文化形态对于生命的象征意义,这种抒情主体的投入使诗歌既具有南方诗歌的灵气与含蓄,同时又包含北方文化的深远与开阔,诗人追求自由的艺术主题也在大西北自然的开阔与内在的粗犷中得到恰如其分的提炼和升华。

唐祈对西北有着独特的情感,在《〈唐祈诗选〉跋》中他写道:

西北高原,那是个赋予人以想象力的地方。草原上珍珠般滚动的马群、羊群,褐色的戈壁风暴,金光刺眼的大沙漠,沙漠深处金碧辉煌的庙宇,尤其是在草原的帐幕中,我从来没有度过那样美好的夜晚,也从来没有歌唱和笑得那样欢畅过。从蒙古族、藏族妇女的歌声中,我感到一种粗犷的充满青春的力量,正是这种青春力量,强化了我年轻时的欢乐和哀愁,赋予了我为追猎自己的理想从不知退却的胆量,使我在相隔若干年以后,仍然要在西北十四行诗里抒唱它们。

1979年,怀着“永不会消逝”的记忆和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深厚情感,唐祈再次回到西北高原,他一边在高校教授现代文学和新诗课程,一边将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思考熔铸于西部独特的民族、地域和文化中,陆续创作发表了多首“西北十四行”诗。这些诗作依然书写戈壁、沙漠、驼队、猎手和草原姑娘,但早期诗歌中注重抒情、色彩清丽的牧歌式情调已悄然发生变化,更多地被诗人在历史岁月中沉淀的人生经验和对生命的沉思所取代。历经沧桑重回诗坛的唐祈选择了用十四行体诠释自己求索的人生和对西部土地深沉的爱恋,这些体现出更多对历史、对人生、对生命承担和宽容力量的诗歌与他的“早年西北牧歌”共同为中国现代诗史留下了具有浓郁西域色彩的珍贵印记。

诗歌创作之余,重新回到大西北的唐祈开始关注中国西部诗歌理论的建设问题。他先后发表了《西部诗歌:拱起的山脊》和《关于中国西部诗歌》两篇学术性文章讨论西部地域文学的建设。唐祈首先对“西部诗歌”进行了概念界定,他说所谓西部诗歌,这里系专指近年来西北地区诗人的诗作,当然,这一概念的外延,理应包括古往今来一切涉及大西北地区的诗歌,诸如古代所谓边塞诗,或当代诗人有关西北题材的写作。唐祈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地域文学,是实现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局面的重要方面,它是中央开展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新型的地域性文学,必将以其独特的内容和地区风格特色,出现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丛中。在详细梳理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历程后,唐祈指出新中国成立前西部诗歌几乎是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抒唱大西北的诗人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他认为中国的西北除贫瘠落后外还有一个更为崭新的存在,那就是一种更具现代精神的雄伟生活交响,正迅速改变着西北各族人民生活风貌,塑造着一代开拓者和建设者的个性,更赋予诗人们以倔强灵魂的独特感受去谱写西



北开拓之歌。由此,他总结了西部诗歌的三个鲜明的风格特征,一是为大西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放歌,不仅真实反映了大西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更鲜明地体现了诗人们对生活的审美评价;二是诗人的自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与开拓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以抒情为主体与客观世界的直接融合而激动读者的心灵;三是广阔的历史纵深感和明确的社会使命感紧密结合。作为人的精神现象的浓缩,西部诗歌同时是一部打开西北人心灵的历史,这种对于西部诗歌创作中民族、地域和文化交融现象的认同展现了诗人重构西部诗学的宏大理想。

批评理想:美是生命的艺术呈现

唐祈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唐祈的批评实践是建立在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上的。唐祈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他始终认为,美是生命的艺术呈现,并在创作中不断实践。在《〈唐祈诗选〉跋》中,唐祈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深厚情感。他说:

即使这样,我仍然感到:只有诗才给予了我的生命,和永不衰竭的青春的力量和信念。这对我一直是很重要的。它有助于我写诗的延续性和维持旺盛的生命力,使我有可能保持着一种青年人对世界的新奇感和观察力,去感受外界的事物,探索人们心灵的奥秘。同时用自己的内心倾听世上的一切,去发现人的意识中不同层次的精神世界……所有这些都迫使我要永远用自己的生命去写诗。

唐祈曾坦言,在早年诗作中自己比较注重抒情、色彩和情调,沉浸于无拘无束的生活里,用画家的眼睛观看草原风景,体味一种淡雅柔和的美,寻找清丽新鲜的牧歌风格,即使是令人悲伤的歌。那时的写作唐祈很少修改草稿,甚至随写随丢。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对诗